

民族英雄馬占山（四）

● 郎萬法（大學教授、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改名換姓逃入蘇聯

馬占山未到海拉爾之前，當蘇炳文克服滿洲里之後，曾於民國廿一年十月十六日，馬占山與蘇炳文假扎蘭屯召開過一次軍事會議。打算兵分三路反攻省垣齊齊哈爾。不料，消息走漏，且敵強我弱，剛一上陣，就撤盔丟甲，潰不成軍。雖在拜泉、明水、青岡、巴彥、納河等地，尚有各路義勇軍，原則上仍歸馬占山指揮，但鞭長莫及，如今均各自為政。先後也都被日寇蠶食鯨吞各個擊破。從此，日寇乘勝直追，以齊齊哈爾為發號據點，把蘇炳文、張殿九部隊當目標，朝西北西掃蕩，所向無敵，僅一閱月，已迫近滿洲里。

提起滿洲里，可能都知道，也叫贛濱縣，在贛胸河之濱，故稱贛濱。與蘇俄西伯利亞鐵路接壤，是黑龍江省西北門戶。從滿洲里起，穿過黑龍江省東南越過昂昂溪經哈爾濱，到綏芬河市，又入俄境東海雙城子，以迄海參崴止，這一大段，叫中東鐵路。支線

從哈爾濱南向到長春，又稱中長鐵路。自長春經瀋陽一直到大連、旅順，早在張作霖崛起之前，日俄戰爭帝俄戰敗之後，已歸日本接管，改稱南滿鐵路。後來，連同哈爾濱至長春這一段，也歸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接管。在我們自家國境內，而有人家管轄的鐵路，這一段滄桑史話，說來話長，不說也罷，免得教人怒髮衝冠，仰天長嘯。二次大戰，日本投降後，一度做過日本首相的岸信介，當年就曾在南滿鐵路擔任中級職員。想當年能在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任社長之職的，其威風不亞於日本天皇御前大臣。可見日本對我國東北重視之程度。對這塊「肥肉」，虎視眈眈，由來久矣，並非自九一八才開始。其所以處心積慮，非把馬占山等抗日份子趕盡殺絕，良有以也。

這時候的馬占山，頗有虎落平陽之慨，獨木難撐大廈。早已面臨絕境。不得已只好隨著蘇炳文等於民國廿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十二月四日，在朔風凜冽氣候下，藏身在三千多敗兵與七百多眷屬及難民中。本來大丈夫

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而此時的馬占山為了順利過關，化名為難民方秀然，搭上海貨用的鐵皮車廂，擠在難民堆裡，由滿洲里，離開祖國，進入蘇俄西伯利亞境內。

說起西伯利亞，就是早年的鮮卑利亞，這一帶，就是匈奴、鮮卑、氐、羌、羯五胡中的鮮卑族集聚的地方。漢朝蘇武牧羊北海邊，也就是如今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南端的湖邊，渴飲雪，飢吞氈持節不辱十九年的所在地。所稱「吞氈」，即我們今天所食的黑長如髮的髮菜。商家過年討吉利，一定要吃髮菜，蓋諧音發財故也。目前這種髮菜仍產在蒙古有湖泊之地。所以說，西伯利亞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的鮮卑族，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。過去統屬我國領土。可惜，全被俄羅斯侵佔，言之不勝唏噓。

英雄末路踏上征途

民國廿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年十二月四日的西伯利亞，天寒地凍，起碼攝氏零下四十四度。馬將軍瑟縮在車廂一角，英雄末路，又

踏上另一種的征途。從民國廿年十一月四日江橋抗日名震中外起，算來，剛好一年又一個月。大起大落，從巔峰跌到谷底。其間有詐降敵偽虛與委蛇四十天，也有重整旗鼓戰敗逃荒四十天。如今隱名埋姓，越過蘇武牧羊的貝加爾湖畔，遠眺浮雲，感慨萬千，真有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」之悲情。

列車行行停停折騰了十多天，才到達外蒙與新疆之間阿爾泰山山脈之薩彥嶺西北方，名叫托木斯克車站，停下了。從莫斯科傳來消息，日本駐蘇俄大使，向蘇俄政府交涉，除難民士兵外，要求引渡蘇炳文等一夥抗日將領。經我國政府提出抗爭，三方面相互談判，結果，拒絕日本無理要求。由我大使館與蘇俄協商，將三千多名官兵遣送新疆，七百多難民，繞道經海參崴，搭船送回上海。對少數將領，為了安全，避免在海上遭日本劫持，我駐俄大使館官員，縱橫捭闔，據理力爭，結論，將領不予遣返，自行繞道歐洲，再回上海。一切底定，蘇炳文等才宣稱，馬占山將軍亦在難民群中，應予將官禮遇。而蘇俄政府，以立場攸關，乃引用違反入境法為藉口，將馬將軍拘留一星期，然後放行。雖然這是無妄之災，卻也落實，從此名正言順，否則，只知有方秀然，何來馬占山。

所到之處廣受歡迎

一直拖到民國廿二年（一九三三）三月

下旬，才離開托木斯克，車抵莫斯科時，我駐俄大使顏惠慶到站慰問，並設宴洗塵，關懷備至。稍後，從莫斯科經波蘭華沙轉抵德國柏林，火車到站時，有駐德公使劉文島一行二百餘人，包括留學生、華僑、新聞記者等，上前歡迎。人群中此起彼落，高喊歡迎馬將軍，歡迎抗日英雄各位將領。一天，走在路上，一位德國人知道是馬占山將軍，透過留學生代為翻譯：「馬將軍是英雄，我們支持抗日英雄，我的孩子省下零用錢，叫我寄給遠在中國的抗日將軍，孩子聽人說，馬將軍很苦，不畏強權，很了不起。」又有一天，到一家天津飯店進餐，老板知道是抗日英雄馬占山來了，三步當兩步，忙不迭趕出來，說一口天津衛官話：「哎呀！馬將軍，你老這是麼（天津話麼讀罵）時候來到德國的，我們華僑都知道您老專打日本鬼子，為咱們中國人出氣，今天能光臨我這個小店，說麼也不能叫您老花錢，各位官長，吃麼都行，盡管吃，有酒有菜，沒說的（沒，天津話讀煤）我請客。」於是飽餐一頓，大快朵頤。

從前有首打油詩，用來形容高興的情節：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提名時。」另有一位「醫詩」的朋友認為尚未達到最高境界，而予以修訂：「十年久旱逢甘雨，萬里他鄉遇故知，和尚洞房花燭夜，白丁金榜提名時。」每句加兩字，才夠勁。馬占山與這位飯館老板，素昧生平

。而彼此感受，卻有萬里他鄉遇故知的味道。對馬主席來說，抗日未白抗，受苦受難未白受，這是安慰，也是溫暖，的確值得高興。

會見張學良與于斌

馬占山、蘇炳文、張殿九一行十多人，未幾，又從柏林乘火車經意大利威尼斯再到羅馬。真是條條大路通羅馬，馬占山根本不會想到他的長官張副總司令張學良先生，適巧出國遨遊亦到達羅馬，異國相逢，悲喜交集，一切「盡在不言中」，也等於「一片冰心在玉壺」。翌日，梵諦岡天主教教宗特派于斌主教，代表教宗予以接待。無巧不成書，張學良、于斌、馬占山這三位新聞人物，又都是東北同鄉，雖不能等量齊觀，但文韜武略，卻又各領風騷。于斌那時候，已嶄露頭角。想當年國府請意大利墨索里尼統帥派遣一位有才幹的人物，到中國來當顧問。墨索里尼回應：「蔣介石將軍不必向外物色，你們自己現成一位傑出人才——于斌主教，為何不用，何必捨近求遠。」可想而知，當時的于斌，已炙手可熱非池中物也。

馬占山一行在羅馬逗留兩天後，又返回威尼斯搭船經紅海渡印度洋，抵印度孟買，再泊新加坡，於六月五日駛入香港。

在孟買，有千名僑胞到碼頭歡迎。在新加坡有虎標萬金油老板胡文虎、胡文豹兩兄弟與僑領等，就地盛大歡宴。到香港，更是

萬人空巷，爭睹抗日名將馬占山。由黨國元老胡漢民女公子胡木蘭女史，遵父命代表迎接。上船下船，一路風光，與拘留西伯利亞相比，不啻判若天淵。

前往廬山見蔣中正

船進上海黃浦江吳淞口，日本泊黃浦江軍艦，脫下炮衣，轉動炮口，針對馬占山所乘船隻，以示抗議。六月十二日，船靠上海楊樹浦碼頭，岸邊人山人海，人手一旗，歡迎馬占山一行抗日英雄，少頃上海市長吳鐵城來迎，並相偕登岸。稍事休息後，先去南京拜訪各部會，報告訪歐見聞。然後於六月十五日尚赴廬山晉見蔣中正委員長，面報抗日經過以及撤退情形。委座既知已有官兵撤入新疆，談話中，有意特任馬占山就任新疆省主席，以慰抗日功勳。馬占山說：「抗敵無功，不敢再膺封疆重任。在去歐洲前，曾電令散居黑龍江省各地零星部隊，自行設法進駐熱河省區待命。如能撥給武器增加兵源，發給番號，仍願回去專打日本鬼子。」委座經過一番考慮後，暫行委任他任軍事委員會委員，月俸大洋五百元。至於能否重上戰場，容再定奪。於是在相互保重聲中下山，買舟回滬。而上海士紳經過幾度籌備，由杜月笙領銜計有二百多個民間團體，輪流隆重歡宴，可見上海各界，對抗日將領，敬愛之忱如何熱烈。馬占山感動與興奮之餘，也有些慚愧，多少有點承受不起的味道。致謝詞時

，總把自己說成敗兵之將，不能言勇。高潮過後由絢爛歸於平淡，逕去天津寄居。

屢遭日寇暗算打擊

馬占山在詐降日僞之前，就將家眷從海倫、黑河暗地裡陸續送出關內寄居天津，並在天津英租界找到房子，作為寄廬。馬占山於民國廿二年六月自上海北上後，一直住在英租界四十六號路三十七號這幢房子裡。除在民國廿三年六月一度奉委座邀去浙江莫干山休養會商外，深居簡出，過著隱居生活，相安無事。不料，就在農曆乙亥大年除夕（民國廿四年初），大家剛吃過午飯，突有一位崔姓青年來訪，自稱：「我是中國人，為生活所迫，在日本租界地日本特務機關工作。奉命今夜率人各備手槍與手榴彈前來殺害馬將軍及其家人。我知道馬將軍是抗日名將民族英雄，我不能喪盡天良來暗害馬將軍，可是屆時又不能不來，故先來告密。要知道日本特務老早就在你們這幢樓隔壁，租下這幢小樓，目的就是作為暗殺馬將軍的據點，決定在今天半夜大家發紙守歲放爆竹的時候，先派一位女性工作人員來叫門，說些吉利話，分散你們注意力，這時候其他持槍勇士連同我本人在內，從小樓屋頂闖進馬宅二樓破窗而入，先槍殺馬將軍，再以手榴彈炸毀你們全家。務請你們格外小心。」言罷，慌張而去。

這天中午，馬占山正好不在家，去張作

相府上吃尾牙。席間還有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在內。中國北方習俗，年三十辭歲，年初一拜年。這天恰好年三十，到張長官公館吃「年夜飯」，等於給老長官拜節辭歲。迨馬府副官聽罷崔姓青年訊息後，只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立刻飛奔前去報告情況。經于學忠與馬占山相互斟酌後，事不宜遲，隨即電告天津市公安局與英租界工部局相機處理。遂派遣安全人員前來化裝布署。傍晚，確有三三兩兩陌生人進駐隔壁小樓，經過一番圍堵，先擒拿四名攜槍人犯，其餘鳴槍拒捕，竄逃而去。塵埃落定後，崔姓青年，接受馬將軍重賞，從此，離開日本特務機關。

嘗諺：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。這年十月間，吳俊陞吳大帥公子吳泰來，邀馬占山公子馬奎，去日本租界地中原公司屋頂花園舞廳跳舞作樂。不料樂極生悲，馬奎在人群中，被日本浪人綁架，不知下落，後經打聽，關押在日本憲兵隊囚室裡，又不久，通知馬家以大洋一百五十萬元，贖回了事，否則撕票處死。馬占山不信邪，除痛罵日本鬼子行徑無恥，似同土匪外，並登報與兒子馬奎脫離父子關係（父子關係，依法不能自願脫離）並對通風報信者說：「轉告日本鬼子，別說一百五十萬大洋，就是一百五十元小洋，我也不拿，反正馬奎這小子，吃喝嫖賭壞事做盡，大限已到，叫日本浪人斃了，省了我一顆子彈。」日本浪人方面，陰謀並未得逞，對看守馬奎情況也就鬆弛。」後來馬

奎本人串通邱姓翻譯，設法逃走。日方見肉票脫身，乃透過正式外交關係，轉告河北省政府，聲稱，已將馬奎無條件開釋。馬占山得悉後，倒過來告訴省府官員說：「馬奎並未回來，日本鬼子也未放人，不要再聽日本鬼子奚落，應該正式向這些土匪要人。」後來日本租界浪人，見無計可施，只好承認馬奎被人劫走，並帶走兩把手槍云云。一場風波，就此不了了之。馬奎從此離開天津，遠去西安走避。

日本特務黔驢技窮

一波剛平，另一波又起。日本特務心想，你馬占山住在英國租界地，雖然不能明目張膽整你，可以另覓途徑設法臭你。於是沒過多久，有一位老朽乞丐模樣，自說名叫馬鴻，來到馬占山門前，硬要找他兒子馬占山。說馬占山是他在四十多年前丟失的兒子。這簡直胡說八道，馬占山老爹馬純死在民國七年，馬占山剛當營長任內，下葬在老家祖墳裡，怎會又冒出一位老爹，真有點滑稽。雖經副官對這個乞丐好言相勸，不要認錯人，拿馬將軍當成你的兒子，這是天大的笑話。副官們儘有千言萬語，這位老乞丐卻有一定之規，就是不聽，而且不走，一連鬧了三天，馬將軍心想也許這老頭真丟兒子，無依無靠來要無賴，叫副官給他幾個錢打發了事。結果不行，少錢不要，非要見馬占山不可。新聞記者，拿這樁情節，當作花邊新聞

發布，鬧的滿城風雨。經大家研判，非同小可，一定有背景，可能又是日本特務撐腰，來臭馬占山，來醜化馬占山。不可等閒視之。沉寂幾天，老乞丐不來了，法院傳票倒來了。將馬將軍以遺棄親屬罪，提起公訴。開頭馬氏想請天津律師辯護，卻遭公會拒絕擔任辯護，可見事非尋常。表面是普通案件，骨子裡是樁政治陰謀，日本特務在天津一而再來對付馬占山，均未依願得償，乃改用這種卑鄙手段，搞臭馬占山，好叫馬占山人格掃地。既然天津律師不敢接，只好到北平情商朋友認識的紀清漪律師，冒著風險義務出庭，代為辯護。

開庭審理時，老乞丐不單委有律師代為申訴，並一反過去哭鬧時一身破舊衣衫，貧窮打扮，出庭時，且有專人攙扶，一副紳士模樣，身穿長袍，緩步走進法庭。前後對照，蛛絲馬跡，不難推定，幕後一定有人教唆。法官先問原告，原告律師陳述，要被告馬占山親自出庭應訊。這時被告義務辯護人紀清漪律師，向庭上提出兩點要求，若要被告出庭，一要保障被告包括被告委任律師的人身安全，這不是無理取鬧，大家心知肚明，不可忽視。二要原告提出說明，當年所丟的兒子有何特徵，為什麼一口咬定馬占山是他的兒子，當年在什麼場合，什麼地點丟的，什麼條件下不去尋找，這一切有無人證，打官司不能空口白話。這時候，這位很會演戲假裝老乞丐的仁兄，有備而來，脫口而出：

「我兒馬占山右耳後有個『拴馬樁』肉瘤。『接著原告律師說：『現在可能已動過手術割掉了，應叫被告親自出庭找醫生查驗。』被告律師當場反駁：『馬占山不是普通人，是舉世皆知的抗日英雄，一年來，一再見報披露，日本特務無所不用其極，老想置馬氏於死地。若親自出席，恐生意外，只要庭上保證絕對安全，當然可以出庭。否則，必要時，可以移樽就教，找公證人查驗，效果一樣。』審判長聆聽後說：『被告律師意見，本院可以理解。』當即宣告退庭，再議。」

一週後，被告收到法院通知，註明年月日，屆時到馬占山住宅查驗「拴馬樁」。當時除被告律師在場外，計有庭長、檢察長、書記官、法醫以及市立醫院外科主任五人到場，另外還有新聞記者與攝影人員採訪。但未通知原告及其律師參加。經過法醫與外科醫師查驗診斷後，證明馬將軍右耳後根本沒有「拴馬樁」，更無開刀割掉痕跡，經照相存證，再放大照片刊登報端，證實日本特務黔驢技窮，由法院再度開庭，庭長宣示主文：「原告之訴駁回。」一場鬧劇，就此收場。

西安事變斡旋有功

所謂「秀幹終成棟，精鋼不作鉤」，馬占山蟄伏一陣之後，又要出山了。

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）十二月初，馬占山將軍應蔣委員長電召去洛陽待命，準備

叫他再度出山。嗣抵達洛陽時，蔣委員長已飛去西安。馬占山只好亦步亦趨，於十二月十日趕到西安請命。孰料剛住進西京招待所，未等見到委員長，雙十二西安事變卻發生了。張學良接見馬占山時說：「這是兵諫，目的叫蔣介石領導抗日，事已至此，不必勸我。」並要馬占山在通電上簽名，以示贊同兵諫。不過，馬占山卻說：「國難當頭，對委員長若予殺害，恐怕全國會陷於混亂，一定四分五裂。若各立山頭，反而對日本鬼子有利。」張學良自認也是，乃派劉多荃趕赴華清池，下達命令，不准傷害蔣委員長。迨張學良陪同委座飛洛陽轉抵南京後，西安城內，等於群龍無主，人人自危，馬占山見勢不妙，乃趕赴城外勸告劉多荃，應將東北軍撤離西安，與顧祝同中央軍和平換防，以維秩序。利害分析後，劉多荃同意，用電話向顧祝同說明原委，再叫劉、顧在電話中直接溝通接防事宜。事後，顧祝同為感念馬占山斡旋有功，趁馬占山於十二月廿九日東歸之便，親蒞華陰車站恭送，以示謝忱。

共赴國難救亡圖存

民國廿六年七七抗戰開始，受委東北挺進軍司令兼理遼、吉、黑、熱四省招撫事宜，於八月廿四日，在山西大同成立挺進軍司令部，開始召撫偽軍呂存義、張海濤、井得泉等各師旅長來歸，然後加緊訓練，共赴國難救亡圖存。

九月下旬，日寇大舉進犯綏遠，馬占山親率騎兵一旅與蒙古獨立旅聯合奮戰，殲敵無數。十月又轉戰包頭，在炮火中親臨陣地督戰，未幾，又向五原轉進。此時敵軍公然策動蒙旗盟主沙王、圖王、阿王、康王等背叛祖國。馬氏研判，若伊克昭盟有失，陝北及寧夏均岌岌可危，影響抗戰局面，關係重大。乃急行軍，進駐伊盟，才化解分立。十二月又在東勝與日偽交兵，戰況激烈，並活捉附逆蒙軍盟主康王，送交後方處理。

民國廿七年初，在黃河河套沿岸發揮威力，親率所部襲擊河口鎮，會劉桂五騎兵師進攻薩縣車站，切斷歸綏與包頭日寇補給線。期間，據情報探悉，敵軍擬以駱駝隊載運大批槍械彈藥以及軍服用料，途經包寧大道送交鄂托克旗盟主，旨在討好並唆使該旗成立大回帝國。馬占山除設法阻劫外，並規勸該旗仍應心向祖國。而日寇食髓知味，漢滿蒙回藏五大族，日寇如意算盤，先滿再蒙後回各自建國，名義上像似各族群自治獨立，實際上都要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苟安，等於傀儡。

四月馬占山又率部在高雄渡口，越過黃河，向歸化、百靈廟敵軍後方挺進。不久，日寇調集酒井師團、岡田部隊，配合飛機大炮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向馬占山部隊進攻，在固陽被敵軍包圍，劉桂五師長奮戰犧牲，馬占山在硝煙瀰漫中突圍。於四月底抵沙格都，旋將挺進軍司令部遷入陝北靠近黃河附

近之府谷縣哈拉寨，重新整編。

民國廿八年二月馬司令率部東渡黃河向河曲、偏關一帶與日偽周旋。五月率機要人員，赴重慶向軍委會報告敵我情勢，並要求補給彈藥，以利戰鬥。中央為擴大指揮權，遂任命馬占山為第十二戰區副司令長官。歸途去西安會見胡宗南，研商補給運輸問題。

途經延安手指炸掉

從西安到達陝西最北端哈拉寨，最捷徑路線，要經過延安。當時延安乃是共產黨紅軍根據地，為了促使輜重補給順暢送達起見，馬副司令長官決定返回哈拉寨時，要到延安走一趟，拜訪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各重量級紅區人物，以示友善。從西安出發這天正是秋高氣爽，途經甘泉縣，距延安尚有五、六十公里，名叫稻草舖小地方，天空飄雪，由於沿途勞頓，爰下車活動一下筋骨，忽見山坡上一群野雞時飛時落，馬司令官見獵心喜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打隻野味到延安請客下酒，才有意思。」衛兵聽到，立刻將臨行時一位舊屬致贈隨車攜帶的一隻雙管獵槍裝上火藥。遞給馬副司令長官，馬氏遂即扣板機，槍聲一響，其中一個槍管炸裂，野雞打落，馬占山左手拇指、食指也同時炸掉，手心亦被炸開，血流滿地。馬占山這時痛入心肺昏倒在地，張副官見狀，一個箭步抱起馬司令官，輕車簡從，急馳延安求醫。經過搶救，已脫離險境，幾天調治，逐漸康復。毛

澤東聞知馬占山手傷嚴重，便趕來醫院慰問，毛澤東說：

「馬將軍，你的傷勢雖重，我們大夫會全力以赴，保證不會誤事。我說句笑話，你是世界級名人，萬一治不好，一命嗚呼在延安，蔣介石就會大作文章。」又說：「將來打垮小日本，收復東北，還要靠你搭橋，務必保重。」後來傷癒出院，延安特為歡迎馬占山將軍蒞臨，舉辦歡迎大會，毛澤東先致歡迎詞：

「馬占山將軍八年前這時候在東北黑龍江省首先抗日，八年後又能在西北延安跟我們攜手抗日，老將軍已年逾半百，仍在最前線與敵人奮戰，出生入死，真是英雄，這種精神，值得我們欽佩。」

馬占山致答詞：「今天我們是打日本至上，勝利第一，不分黨派，不管是誰，只要真正抗日，就一齊攜手，前仆後繼，跟日本鬼子拼到底，非把日本鬼子打垮為止，到那時候再脫下軍裝作個快快乐樂的老百姓。」

過了兩週，見傷勢好轉，便北上榆林，又養了三個月，在民國廿九年（一九四〇）春回大地，才回到府谷縣哈拉塞司令部。

新兵被八路軍繳械

這年三月底，馬占山又率部東渡黃河，向河曲、偏關一帶挺進與敵偽拼鬥。稍後，政府改組東北行省行政區域，再度加委馬司令官為黑龍江省政府主席。這時候馬主席懷

念東北袍澤以及家鄉父老，真有「渭北春天樹，江東日暮雲」的感懷，一心希望不久將來光復東北大好河山。

民國卅年（一九四一）雄心萬丈的馬司令官，反復渡越黃河在綏遠大青山一帶進剿敵軍，旨在牽掣敵人南進兵力。但東北挺進軍，亦傷亡慘重，兵源急待補充，後經政府批准，撥商縣新兵二千餘名，歸馬司令官領導指揮，先在號鎮訓練三個月，然後開拔北上哈拉寨，加入東北挺進軍行列。途經紅軍防地洛川時，八路軍（共產紅軍）誤以為西安胡宗南先頭部隊來襲解放區，於是八路軍不顧一切，將這一梯次新兵，計七八百名，全部繳械。

事後方知，天大誤會，乃全部釋放，再行向哈拉寨開拔，以壯挺進軍聲勢。

飽經憂患終其一生

抗戰八年，馬占山在哈拉寨駐防七年，視同第二故鄉。除時時出兵與敵周旋外，對地方整體建設亦積極推行，如辦學校、設育嬰堂、建忠烈祠、修橋補路、撫老卹幼、貢獻良多。為保護百姓安居樂業，對違法犯紀之士兵或牛鬼蛇神之地痞，凡侵害民衆權益屬實，情節重大者，動輒在廟前敲鐘，集合民衆，列舉罪犯罪狀，用牛車押赴刑場，就地槍決，以昭炯戒。

因此哈拉寨當地有句民諺：

「土地廟鐘聲聽不得，哈拉寨牛車坐不得。」的警句。

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抗戰勝利，日本投降，國府還都時，馬占山前往南京，下榻國防部招待所，草擬收復東北軍事計劃，首先說明：

「東北廣大平原，天空遼闊，河冰一結，任意馳騁，宜利用馬隊騎兵，以營為單位，編列若干營，一部分由吉林扶餘過松花江沿黑龍江省兩肇、大賚各地，直搗省城齊齊哈爾。另一部由吉林阿什河過松花江沿黑龍江省巴彥、木蘭各縣背襲佳木斯。所到之處，即應組成人民自衛隊，不攻堅城，不守據點，以游擊打游擊，主力大軍再由正面推進，定收克敵效果。」

馬占山所訂方略，氣勢磅礴，可惜此時英雄無用武之地。旋飛往北平，老想集合舊部，取道熱察，志在收拾白山黑水舊山河。以時局動盪，迄未實現。

民國卅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十月國民政府組成東北行營政務委員會，委馬占山為委員，翌年再加委為東北保安副司令。民國卅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四月廿日在瀋陽市府廣場，召開歡迎馬占山將軍大會。馬占山發表以身許國奮鬥到底之談話，只是病魔纏身，身不由己。乃飛返北平入院就醫。不料，病入膏肓，由肝病轉肺癆，臥床經年，最後骨瘦如柴，醫藥罔效，於民國卅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病逝北平寓所，享年六十六歲。結束救亡圖存飽經憂患之一生。（全文完）